

台灣卧龍生著

春風文艺出版社

劍氣洞澈九重天

中



卧龍生著

劍氣洞澈九重天

中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沈阳

二十

洛阳居地区广大，花树遍布，虽有多次的搏杀，但都局限一隅，再加上有意的掩遮，都未传播出去。

所以，洛阳居的生意，并未受到影响，依旧是客如流水马如龙。

只是梅花姑娘却请了病假，专为梅花而来的客人，无不大失所望。

江枫恢复了本来面目，亦来探视梅花，他要证明一下“惑心术”对人的影响能有多久。

梅花经过了连番的大挫折之后，是否还把他这个一度刻骨难忘的男友，放在心上。

此刻洛阳居中的饭庄、赌场，虽然仍照常营业，但却已壁垒分明，原本分布在各处的年轻镖手，大部分集中在酒客买醉的饭庄中，赌场方面，却集中了天马堂的人手，维护着场子。

洛阳楼是最安定的一个地方，青凤的身份，已经摆明

了，天马堂和内官中人，都不敢侵犯到她。

洛阳楼的事，也就没有人插手多管了？一切由青凤接管。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分配银子，原本是统收统支，盈余下来的三份均分，如今却成了三分天下，各人收到的，就归各人所有……”

化名田玉的江枫，步入了梅花厅中。

这里是梅花专用的宴客雅室，只见房中一片幽暗，和别处灯光辉煌大不相同。

原来，此刻，已经是掌灯的时分。

这时候的洛阳居中四季花婢的住处，早已戒备森严，倒不是防备游客误入天台，而是，阻止天马堂中人前往窥伺。

七宝和尚两度遣人前往巡视，但都被内宫中严密的守卫拦下，而且态度坚决，完全没有通融的余地，摆出不惜一战的决心。

大和尚心中明白，那列入禁地的所在，很可能正在酝酿着一场阴谋，掩蔽着一些秘密。

如若内宫中早已有人赶到。

那人也来的十分秘密，天马堂中人早已派了人监视了各处要道，但却没有发现有内官中高手赶到。

四季花婢的住处，虽然不大，但却集中在一处。

平常这一群美女居住的地方，并非是男人的禁地，遇上了大出血的客人，也会被引入各人的闺房中小坐，但却有一个严厉的规定，绝不能在这里翻云覆雨，顶多是搂搂

抱抱，温香拥满怀……。

但四季花婢也并非完全无法接近，但那个代价可就大的吓人了。而且，每个人的行动都十分隐密。

当然，她们别有目的时，也会主动投怀送抱。

江枫听到了七宝和尚的说明，决心一探究竟，先回到和梅花约定的客栈一趟，店小二告诉他，梅花没有来过……。

江枫就立刻赶往梅花厅中……。

也许真有高人到来，点醒了梅花，脱出了情网，也许她已然受身禁制，无能独自行动……。

“是你……”桂花缓步由黑暗的屋角中行了出来，道：“梅花身体不舒服，要休息几天，过几天再来。”

她一直没有发现到江枫的可爱，心中十分轻视，讲完话，连连挥手，示意江枫赶快离去。

桂花不在灯火辉煌处接待客人，却跑到梅花厅中黑暗一角里躲起来，用心何在？

这个秘密，引起了江枫强烈的好奇。

“桂花姑娘啊！小弟已很久没有见到梅花姑娘了……”

“多久啊？……”桂花被江枫温柔的态度，引起了一份同情，目光转投在江枫的脸上。

“大概，总有两三天了吧！”

“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桂花有些讥讽的说：“两三天你就忍不住了，田公子，我看梅花就是被你这一股磨劲给磨的受不了，才不肯再见你……”

“不……不是啊！……”江枫装出一股陷身情海的迷

惘，道：“我想再见梅花姑娘一面，告诉她一件重要的事！”

“告诉我吧！我会转告她……”

“我想离开长安了……”

“要走了？……”桂花道：“到哪里去？”

“是回家……”江枫道：“如果我生意作的顺利，明年，再来探望梅花姑娘！”转身向外行去。

“慢一点……”桂花道：“我会告诉梅花姑娘，你明天此刻再来一趟，也许梅花姑娘会抱病见你，至少，我会在这里等你，给你一个交代。”

她可以不把江枫放在眼里，但她却不敢开罪梅花。

“能不能麻烦你桂花姑娘，现在去告诉梅花一声？……”江枫说：“我就在这里等她，明天中午，有一帮客人要运货南下，小弟准备和他们同行。”

“你家也在江南？……”

“是！小地方杭州。”

“这个……”桂花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你坐在这里别动，等我回来。”

“多谢姑娘……”江枫缓缓在一张木椅上坐下。

看他一副诚诚敬敬，为情惘然的样子，桂花就多瞧了两眼，这一看，顿觉着芳心一动……。

只见他低首垂目而坐，双手放在膝上，脸上是一股自怜自苦的神色，透出了无比的渴望和期盼，但却又拘谨的像一个刚被拷打过的小媳妇，集凄惶、愁苦于一身，是那么动人怜惜，是那么引人同情。

这就激起了桂花的侠气和潜伏于内心深处早已被严酷训练掩遮住的女人天性……母爱。

感觉到这个男人是那么悲苦无助，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缓步行近江枫，伸出纤巧的玉手，把江枫的头脸，拥入怀中，柔声说道：“田公子，别这样折磨自己，不论你有什么困难事情，我都会帮助你，乖乖的坐着等我，我去就来。”

她感觉到自己正在帮助一个天下最需要帮助的人，要当仁不让，全力以赴，内心中温柔洋溢，竟然伏下身子，送上了一个深长的香吻，才转身而去。

这是天狐夫人“感心术”中的苦字诀，竟然也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威力，当真是艺入佳境，无所不能了。

目睹桂花去远，江枫缓缓站起身子，在梅花厅中搜查了一遍，不见有人潜伏，也就肯定了桂花留在这座梅花厅的目的，是在等人！

江枫不解的是，桂花既然受命在此地等候，那个人定然十分重要，却又为什么不能直接到梅花的住处商量？

难道来人不是内官中人？

所以，必须先是在梅花厅中见面，明白了来人的用心后，再作决定。

如果不是内官中人？来人又会是个什么身份呢？

江枫猜测不出，但可以预料到的是在如此紧张时刻，梅花绝对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接见一个和全局全然无关的人，这个人究竟是谁？

付思之间，微风飘然，桂花已飞跃而入，站在江枫身

前，道：“田公子，事情有些变化，暂时无法把消息传给梅花，这里你不便久留，快些走吧！”

她受惑不深，这一阵奔走来去，似是已清醒不少。

江枫也明白再留无益，站起身子，准备离去，忽见红灯一闪而隐。

桂花突然出手，一把抓住江枫的右腕，低声道：“走不了啦！藏在这里吧！你自己千万小心，形迹败露，必死无疑，我也救不了你！”

不待江枫回答，牵着他走入屋角一张木几之旁。

木几上置着一只很大的花瓶，插了几支晚冬的腊梅，散发幽幽清香。

这是很好的藏身所在，置花的木几前面，有两张太师椅挡住，留下了够大的空间。

桂花就在左面那张太师椅上坐下。

江枫心中忖道：“无心插柳柳成荫，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机会，见识一下来访的神秘人物！”

但闻一阵轻微的步履声传入耳际，行入了梅花厅中。

江枫凝神倾听，发觉进入厅中的人，至少有三个以上。

桂花迎了上去，低声道：“梅须逊雪三分白……”

一个低沉的男子声音，道：“雪却输梅一段香。”

江枫暗道：“这暗语倒也订的客气，彼此谦让一番。”

“桂花奉命迎客，阁下可否取下面纱，让贱妾拜识金面。”

“老夫老矣！羞以丑容见姑娘。”

“唉！这么说来，贱妾是无缘识荆了！”

“来日方长，姑娘又何必急在一时呢？”

江枫付道：“春、夏、秋、冬四季花婢，不但姿色秀丽，武功高强，似是也读了不少的诗书，才兼文武，来访之人，竟也能对答得体，不见粗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但闻桂花说道：“剑摇山河动……”

“刀映日月明，桂花姑娘，老夫不宜耽误太久，劳请早些通报吧！”

“好！桂花带路。”举步向外行去。

只听衣袖挥动之声，耳际响起那低沉的声音，道：

“室中有人，老夫赏他一把断魂香……”

江枫心中一动，赶忙闭住呼吸，只可惜，仍是晚了一步，一味异香扑鼻，立刻晕了过去。

好霸道的迷香。

江湖上凶险万端，有些时候，虽有着绝世武功，却也无法派上用场，保全自己。

梦里不知身是客，江枫清醒的时候，发觉自己正躺在一间布设简单的雅室之中。

说简单，确实简单，这房中除了那张宽大的双人床外，只有一个木制的长条桌子，两张竹椅，桌子上放置着一面铜镜。

倒是床上的锦帐绣被，颇有富豪之家的气概。

另一个特色是房间很小，但却打扫的非常干净。

看窗外日光明亮，应该是近午时分。

想昨夜晕倒时，是华灯初上，夜幕低垂时分，这一晕，竟然晕过去七八个时辰之久，不禁暗暗一叹，忖道：“江枫啊！江枫，你如此的大意粗心，能有几条命丢……”

“江大哥，你终于醒过来了！……”吟雪笑容如花，手捧一个加盖瓷碗，缓步行了进来。

江枫挺身坐起，才发觉上身光裸，吃了一惊，又急急躺了下去，目光四顾。

吟雪缓缓把手中的瓷碗，放在木桌上，顺手拉过一张竹椅，在床边坐下，道：“江大哥，你看什么呀？”

“衣服，我的衣服呢？”

“洗了……”吟雪道：“衣服、裤子，还有一只臭袜子，全都洗了……”

江枫伸手一摸，连内裤也未穿着，可真是裸卧被中，寸缕未着，不禁一皱眉头，道：“我的内衣裤……”

“连你的人都清洗了，内衣裤还会穿在身上不成，……”吟雪笑道：“江大哥，你是不是有点害羞啊！”

江枫叹息一声，道：“什么人出的主意？什么人帮我洗澡？”

“主意是张姨拿的，她说你全身脏臭，非要好好的清洗一下不可……”吟雪暧昧一笑，道：“有事弟子服其劳，张姨下了命令，我们只好动手脱你的衣服了……”

“你们？还有谁呀！”

“我了……”吟霜款款莲步走进来了，接道：“好一

阵刷洗呀！姐和我两个人，把你放在一个大木盆里，足足洗了半个时辰！”

“我有那么个脏法吗？”江枫道：“我记得昨天才洗过澡啊！”

“大概是残脂剩粉吧……”吟霜道：“张姨说你脏，我们就只好拚命帮你洗了，江大哥，你知道么？你的脸上、嘴上，都留着残余的胭脂。”

江枫想起昨夜桂花那深长的一吻，顿觉双颊飞红。

“是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吟雪笑接道：“应该是玉人在抱，轻爱蜜怜，怎么会闹的身中迷药，昏迷的不醒人事，江大哥，你和什么姹女鬼怪约会，闹出了这么一个大煞风景的结局啊！”

“当心啊！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二物不算毒……”吟霜低下头去，小巧的樱唇，几乎碰在了江枫的嘴上，道：“最狠女人心哪！”

江枫急急转过脸去，道：“离远点，江大哥的嘴巴很脏！”

“幸好，昨天把你洗干净了……”吟霜笑道：“江大哥只喜欢吃胭脂，我和姐都要跟张姨学着去涂脂抹粉了。”

二女幼年习练天狐神功，全身肤色白里透红，犹如三月中的桃花，动人已极，天下最好的脂粉，也调不出那么美的颜色。

“不不不……”江枫急急接道：“你们的肤色艳如春花，千万别用脂粉掩遮去珠玉丽质，国色天香。”

“江大哥的意思，可是说我们丽质天生，长的差强人意了？……”吟雪道：“不知是由衷之言，还是哄我们几句，让我们听得高兴？”

江枫心中明白，狐性多疑，这几句话，似是玩笑，也是试探，如是言语中有了错失，很可能会刺伤二女的心。

天狐武学，顺情放纵，她们也许不会计较心中情郎，有多少红粉女友，但却十分重视自己在情郎心中的地位，用情深如刻骨，外表妖媚，内心却专情真洁。

他习练天狐武功，知之甚深。

江枫心中十分不愿承认二女是红粉知己，闺中膩友，但经过昨夜那一次裸身清洗，恐已经难再有推托之词……。

再看二女，四道清澈的目光，凝神深注，充满着深情期待，只好叹息一声，道：“你们两个人，当真一点也不了解自己么？”

“不了解……”吟霜微微摇着头，道：“所以，我们要江大哥给我们一个品级，使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少的分量，也好……”

也好怎么样，吟霜没有说下去，但江枫却接了口，道：“如论品级，江大哥给你们定级九品……”

“啊！……连个七品的知县也轮不到啊！……”吟雪道：“勿怪我们百般的奉迎取悦，江大哥却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中了？”

“姐！九品官员，大概只是个驿长的身份，……”吟霜神情黯然的说：“过去，咱们是自作多情，今后，可要自重自爱一些，不要再惹人生厌了……”

“对！人间九品，只是个小小的驿长……”

吟霜词锋如刀的打断了江枫的话，道：“这么说，我们连人也不是了？难道是一对不修私德的小狐女？”

“你们如是一对狐女，江大哥岂不成了一只大狐狸，但我的意思是，你们确不是人，是瑶池中的九品莲花，滴下凡间的小仙女……”

“真的吗！……”吟雪的双目中泪光涌现，道：“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是真的，江大哥言出衷诚，如论你们之美，当今美女，恐已无人能够及得了。”

“是不是绝世美女，我们并不放在心上……”吟雪道：“我们习练天狐神功，知道合籍双修是天狐神功中最高境界，听说，不但可以延年益寿，久保青春，而且，也可能攀登仙界，长生不老……”

江枫呆了一呆，道：“谁告诉你这些事情？”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吟雪道：“我和霜妹练了十几年的天狐神功，心灵上也有了这种感觉？”

“仙道无凭……”江枫道：“羽化登仙，肉体飞升，只是一种传说，江湖奇人中，以张三丰追求仙业最为具体、积极，但也没有留下可资考证的仙迹，吟雪，你如心存此念，只怕要大大的失望了。”

“江大哥，我不要追求仙业！……”吟霜笑道：“我只要快乐充实的活个几十年也就够了，我要生儿育女，养两个娃娃，过过当娘的瘾头，可是，我们练的武功，隐隐有采补的技巧，那还能嫁作常人媳妇么？……”

“只要你不存心害人，就不会伤人……”江枫道：“天狐神功虽然诡异，但却无妨，嫁了人一样可以过正常的日子，……”

“那多麻烦呀！闺房私情，还要处处小心……”吟霜道：“岂不是太辛苦了，我看哪！还是跟着你这只大狐狸比较安全，也免得失足成错，造恨人间，小狐女配上大狐狸，那就天下太平了。”

“江大哥，不要再拒人于千里之外了，我们开始练习天狐神功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是你的人了，我们见你的时日虽短，可是你已经在心中成长了十年，你该知道，天狐神功，会使人早熟。”

“娘虽然是传授我们武功的人，但她涉入不深，还体会不出狐心相印，技艺相吸的天狐武功神髓……！”

“想不到，你们已达到了这等境界，江大哥倒是失敬了。”

吟霜道：“我不信你真的瞧不出来，你只是存心逃避罢了，江大哥，你究竟在怕什么呢？我们的爹娘不是已经给了你明确的表示么？”

“张姨也不反对我们委身相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已齐备，也不算有愧伦常圣德，你就委屈点，免去洞房花烛那一道俗礼吧！”突然掀开棉被，钻入被窝，缠了上去。

吟雪看着吟霜的纵情恣放，竟然是全无妒嫉，微笑如花的道：“霜妹，你怎么不用点狐媚手段，让江大哥品评一下。……”

“你瞪着一对大眼睛，看得那么入神，我纵有千百手段，也有些施不出来呀！……”吟霜道：“小妹我功力虽深，可还是头一次接近男人……”

“原来还是有点害羞……”吟雪笑道：“那就让姐姐帮你一把，江大哥，酒肉和尚把你送来这里，偏偏你又昏迷不醒，害得我们两姐妹一夜未曾合眼，为了查验你的伤势，看遍了全身每一寸地方，想一想，我们确也无法再嫁别人，这不能怪我们，是天意，在劫难逃啊！”

她自言自语着，也钻入了被窝之中。

也许是张四姑早已经隐身在暗中观看，也许是她这危急时刻正巧赶了回来。

只听张四姑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好了，丫头们，起来吧！要懂得适可而止，再这样折腾下去，你们的江大哥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二女冷静下来，发觉了江枫红似火，全身热的烫人，不禁吃了一惊，匆匆起身下床，刚理好满头乱发和折皱的衣服，张四姑已推门而入。

看了江枫咬牙而卧的神态一眼，再看看二女形貌、神情，张四姑心中一动，暗道：“三个小风流，在床上扭成一团，竟然能不及于乱，保持清白，简直是有点神乎其说，如非我亲眼看到，实难相信。”

雪、霜二女回顾了张四姑一眼，齐齐躬身一礼，道：“张姨，江大哥好像病了。”脸儿飞红的跑了出去。

绝！跑出去就算了，吟霜还特别回头，一下子带上了

房门。

张四姑心中付道：“人小鬼大！”

人却一屁股坐在江枫的床沿上，道：“你中的一步倒，那是迷魂药物中最利害的一种，药效奇速，而且昏迷的时间又长，好像要十二个时辰才会药性消退，完全清醒，你好像提前醒了过来。”

江枫点点头，神情却十分怪异。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你们三个纠缠了近一个时辰，两个丫头，仍是完璧，这一点君子之风，大姐倒是不能不佩服了。”

伸出纤巧的玉手，按在江枫的头上，道：“好烫啊！霜丫头没有骗我，兄弟，怎么会这个样子？……”

“被她们整惨了……”江枫欲言又止。

张四姑皱皱眉头，道：“说呀！怎么回事？两个丫头帮你检查伤势，裸身洗浴，就算身为人妻，也不过如此罢了，你们狐哥狐妹，一脉相承，我看，你就收了她们吧！先让她们安心工作，拒挡强敌，以后的事，以后再想办法？”

“她们都告诉我了，我也明白无法推拒了，所以，才被她们闹成了这个样子？”江枫苦笑一下，接道：“大姐，不要碰我，我被她引动心火，真气岔经，再闹下去，真要一命呜呼了。”

张四姑是何等经验丰富的人，何况江枫那副被欲火焚烧的情景，立刻心中明白，叹口气，道：“你如此自苦，还不忍逼诱她们献身，大姐十分感动，这大概就叫作盗亦

有道吧！幸好大姐来的及时，我会救你的……”

江枫眼红如火，望着张四姑默然不语，但神情间却流现出无比的感激。

张四姑宽衣解带，尽去了全身的束缚。

她虽是已届中年，但仍然玉肌雪肤，曲线玲珑，胴体的完美，如二十许人。

江枫掀起了棉被，张四姑鱼一般滑入了被中……。